

夜上海的故事

通俗故事

丛书

1997.9

写在前面的话

有人说，上海没有夜！这话也不无道理。确实，上海之夜与乡村之夜、小镇之夜、边寨之夜是绝然不同的。它既不是今天和明天的过渡，也不是创造和休憩的交替，上海之夜完全是白天的发展和延续。一样的光阴寸金，一样的商机活跃，一样的生气勃勃，一样的创造文明。多少个经理、厂长在这个时候作出决策，多少笔买卖生意在这个时候拍板成交，多少位谈判高手在这个时候施展才华，多少对亲密情侣在这个时候互吐衷肠，当然也有多少骗子流氓在这个时候伸出罪恶的魔爪……

上海之所以没有夜，并非是上海没有日落日出，也不是因为上海有光彩夺目的霓虹灯。在夜幕中，当你走进人山人海的“上海新客站”，当你目睹飞机徐降的“虹桥国际机场”，当你仰看车水马龙的“上海内外环线”，当你跨入宾客如潮的“新锦江旋转厅”，你就不难发现，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确实没有夜。这本《夜上海的故事》写的就是夜上海灯红酒绿、千奇万怪的景象。您会在书中见到那间无人居住的增配房里，居然多出一双绣花拖鞋，从而引出一段父亲金屋藏娇，

女儿施计相劝的空屋大战；会看到一男青年在一次应聘考试中，碰到了个貌似天仙的靓女，妩媚有加，然而一群打手的出现，了却了一段招聘经理、考验爱情的游戏，显示了上海改革开放后的人间万象；还会读到那位旧上海的局长千金，当发现自己的丈夫原来是杀死父亲的凶手时，她复仇后却嫁祸于人，历尽变故，终于良心受到谴责；最使你大吃一惊的是殡仪馆停尸间里的一具尸体突然不见了，是谁使死者亲属陷在云里雾里……

这本专题故事集共收集描绘夜上海的故事 41 篇，有的使你开阔眼界，有的使你身临其境，有的使你瞠目结舌，有的使你捧腹大笑……夜上海的故事永远充满着诱惑。

目 录

夜幕交易机关多

- 轿车风流恨 (2)
- 吃白食的阔佬 (7)
- 空房里的绣花鞋 (12)
- 夜半独行女 (15)
- 罪恶的交易 (18)
- 旧官场“登龙术” (22)
- 倩女考“阿呆” (24)
- 一幅救命的假画 (28)
- “发洋财”的秘密 (32)
- 麻将迷“聘妻” (35)
- 警察局长的女儿 (38)

霓虹闪烁伎俩毒

- 克隆骗局戏中戏 (51)
- 脚手架上的黑影 (54)
- 觅情人三栽斤斗 (58)
- 迷人的“女魔术师” (61)
- 月光下的艳遇 (64)
- 马路“圈套” (67)

失踪的尸体 (70)

绑架“财神爷” (74)

市井笑谭趣味浓

找上门来的扒手 (78)

伴娘的“海量” (84)

火烧豆腐店 (87)

笨贼 (91)

“玉照”风波 (94)

一只清朝大碗 (98)

姑娘的神秘礼物 (100)

秤老娘 (104)

送丧礼 (108)

花不掉的百元大钞 (110)

穿旗袍的“女鬼” (112)

下岗奇遇记 (114)

冤家“别苗头” (118)

“封面女郎”打官司 (122)

“羊肉西施” (125)

红颜自古命运薄

麻将桌上的“白牡丹” (130)

包房里的女骗子 (137)

“白领丽人”之死 (141)

不认亲娘的倔女儿 (145)

挽着陌生女人的丈夫 (149)

“恶魔”与弱女 (152)

洞房里的假新娘 (157)

夜幕交易机关多



轿车风流恨

王建华

程吉宗，今年35岁，是联丰塑料制品公司的总经理。身材高大，长得一表人材。今天是他8岁的女儿珍珍的生日，下午6点钟不到，他就驾着车离开公司，准备在途中为女儿买一件礼物，然后早点回家，与女儿、妻子一起吃晚饭。

他知道前面有一家礼品专卖店，他开始慢慢减速，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发出了鸣叫声。他随手拿起手机，一只手扶住方向盘。手机里传来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操着一口生硬的汉语。程吉宗怔了怔，然后听出是那个名叫米嘉蒂娃的俄罗斯少女的声音。那是3天前，程吉宗去“天味饭店”陪几个外地来的客户吃饭。酒宴之后，便去舞厅跳舞，米嘉蒂娃是舞厅里的服务员，是饭店一年前特意从俄罗斯招聘来的，她美丽、活泼，年方19岁，皮肤白



得近乎透明，真可谓人见人爱。程吉宗乘着酒兴，邀请米嘉蒂娃跳舞，她那婀娜多姿的舞姿令程吉宗陶醉。之后，程吉宗还邀她一起喝咖啡，并给了她一张名片，名片上有他的手机号码，对她说有什么事尽管来找他。没想到隔了两天她真的来找他了。

电话中，米嘉蒂娃声称今天她休息，想约程吉宗总经理一起出去玩。程吉宗犹豫了一下，陡然间想到米嘉蒂娃那惹人喜爱的脸庞，便欣然答应了。

程吉宗放下手机，旋即加速，一下子掠过了那家礼品专卖店，直向天味饭店驶去。透过车窗玻璃，程吉宗远远看见亭亭玉立的米嘉蒂娃已站在那儿等他，只见她穿着雪白的连衫短裙，领口低开，胸脯丰满，金发垂肩，风情万种。

轿车嘎然而停，米嘉蒂娃拉开车门，坐在程吉宗的身边，侧首对他莞尔一笑，用生硬而变调的中国话说：“程总，你好，再次见到你我真高兴。”

程吉宗转过头，对她笑了笑，点点头，见她的连衫裙很短，露出雪白的大腿，令人目眩。

他们来到一家餐馆，共进晚餐。程吉宗为她点了很多菜，另外还要了两瓶上好的皇朝葡萄酒，对饮举箸。

米嘉蒂娃来中国已有多日，基本上能使用筷子。烛光摇曳，恍若梦境，此时，程吉宗已将女儿生日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酒酣耳热，米嘉蒂娃的双腮红扑扑的，显得愈发迷人。程吉宗也有几分醉意。美好时光匆匆易逝，不觉已近10点。他们走出餐馆，米嘉蒂娃大方地伸臂挽住了程吉宗，一起来到车边，先后钻进轿车。

“程总，来，我来开车，你坐在这儿。”米嘉蒂娃娇嗔地对程吉宗说，并熟练地开动汽车。

程吉宗感到惊讶，没想到米嘉蒂娃还会开车，而且技术竟是这样娴熟。

汽车缓缓地行驶着，不知不觉来到城乡结合部的公路上，在一片黑森森的树丛边，车慢慢地停住了。

“程总，来，我们好好乐乐。”米嘉蒂娃说着，已经伸出玉臂搂住了程吉宗的腰部。

程吉宗倏然一怔，旋而就转身也用手臂环住了她，他们紧紧地拥在一起，米嘉蒂娃发出微弱的喘息声。

就在这时，一束强烈的手电筒光从车窗里射进来。程吉宗目锐，一眼看见车窗外站着一个警察，四十来岁，微胖，眉毛很浓，小小的眼睛，闪动着狡黠的目光。

“干什么？出来，出来。”那警察大声吆喝着。

程吉宗惊恐地推开米嘉蒂娃，米嘉蒂娃也惊慌地将衣衫整好，用手捋了几下长发。

“出来，快出来。”那警察的嗓门更响了。

程吉宗推开车门，下了车。那警察将强烈的灯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睁不开眼睛。

“你们在车里干什么？知道现在社会上正在打击嫖娼卖淫的丑恶现象吗！不要脸，嗨，还是外国妞呢。”那警察又伸颈看了一下车内的米嘉蒂娃。

“我，我们，你，请你……”程吉宗语无伦次地说着，言辞难续。

“什么你们我们的，把身份证拿出来。”那警察说。

程吉宗战战兢兢地从口袋中取出身份证，递给他。那警察接过身份证，将他的名字、家址、身份证编号等抄在一本小本上，又将身份证还给程吉宗。并说：“走，跟我走一趟吧。”那警察矜持地说着，伸手拉着程吉宗的衣袖。

程吉宗慌张地说：“我、我们是第一回，请你……”

“哼，第一回？都这么说……”他顿了顿，又说：“好吧，罚款吧。”

“好，好，多少？”一听此话，程吉宗心中松了口气，忙连声问着。

“2千元。”那警察漫不经心地说。

“2千元？好，好，就2千元吧。”程吉宗说着，就将身体探进车内取出2千元钱递给那警察。

那警察接过钱，也不清点，用手掂了一下，冷笑一声，就转身向不远

处的一辆旧自行车走去，骑上车，随即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沮丧万分的程吉宗正想开车离开，不想，米嘉蒂娃又紧紧地抱住了他，他再难控制自己，将她按倒……

程吉宗回到家时已是深夜 12 点多，他在妻子面前信口托辞搪塞过去了，但心里却非常懊恼。

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这样写的：

程总：

还记得那天夜里的事吗？怎么样？轿车内的风流事一定要我保密吧！好吧，一定为你保密，不过请你破费一点，后天下午 5 点将装有 1 万元人民币的塑料袋放在中山公园北门侧的那只果壳箱里，不然的话，嘿嘿……

这时，程吉宗才恍然大悟，那天晚上抓住自己的是个假冒的警察。冒充警察拦车罚款，进行犯罪活动，早已见诸报端，没想到自己也会撞上，当时自己也吓懵了，根本没想到那警察是假的。现在那家伙得寸进尺，以此要挟自己，勒索钱财。去公安局报案吧，自己所做的丑事就会公诸于众，家庭和事业都将受到威胁；不去报案吧，那家伙尝到了甜头，无休止地纠缠自己，难有脱此干系之时。他想来想去，进退不是。最后，他还是觉得声誉要紧，地位要紧。到信中讲定的那天，他将 1 万元现金装在一塑料袋里，下午 4 点 50 分的时候，他将那塑料袋扔进了信中指定的果壳箱中，然后，远远地隐在树丛后面偷窥。不一会，只见一个穿铁灰色西服的中年男子飞快地走到果壳箱边，拿了塑料袋，迅速离去。程吉宗认出就是那天晚上穿警服的家伙。

翌夜，心事重重的程吉宗坐在家中，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突然，电视中出现了一段公安局的特别公告，并在荧屏上打出了米嘉蒂娃的照片，女播音员说：“本市公安局公告，请大家注意，经查，在本市打工的这位俄罗斯姑娘是爱滋病毒携带者，凡与其有染的……，必须立即来公安局，以便及时检查，弄清是否已染上爱滋病毒……”

有如巨雷击顶，程吉宗愣着一动不动，双眼发直。妻子在一旁见丈

夫神情异样，忙问：“怎么啦？你怎么啦？”

程吉宗谎称身体不适，走进房间，钻进了被子，可是，他辗转反侧，哪里能入睡！

次日，无奈之下，程吉宗只得来到公安部门，将自己与米嘉蒂娃有染的事说出。不想，那在电视中播出照片头像的俄罗斯姑娘否认与程吉宗有过任何性接触。最后，她若有所悟地说：“哦，对了，一定是我妹妹，一定是我孪生妹妹。”

原来，米嘉蒂娃有个孪生姐姐，名叫玛沙坦娃，中文的发音与米嘉蒂娃相近。她们姐妹俩是一起来此打工的，她们对性的问题非常不严肃，在国内时生活就比较放荡，来中国后积习难改。所幸的是妹妹米嘉蒂娃尚未染上爱滋病。

程吉宗闻此，噎了一口气，虚惊了一场。他想，既然事已至此，索性将自己因与米嘉蒂娃苟合而遭假警察敲诈勒索等事一一诉诸于公安人员。据此线索，很快将那数度冒充警察进行非法活动的犯罪分子捉拿归案。



吃白食的阔佬

徐 荣 芳

阔佬，就是有钱人，阔佬还吃白食？事情还得从美食街两家酒楼的老板说起。

一家是“天晓得”酒楼，老板叫阿利。另一家是“地晓得”酒楼，老板叫阿达。他们俩虽是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但关系异常密切，亲如兄弟。由于这两家酒楼市口好，正巧在繁华的十字街头，因此生意十分兴隆。两个老板富得冒油，平时挥金如土，毫不在乎。

这天，两家店打烊之后，门外的霓虹灯还闪着耀眼的光彩。阿达拿着两瓶洋酒，摇摇摆摆地走进阿利的店里。阿利当即炒了四只下酒菜，两人频频举杯，杯杯见底，一面喝酒，一面吹牛，天南地北瞎聊。说到了吃白食。阿利突发奇想地问：“你吃过女人的白食吗？”“吃女人的白食？女人的白食



能随便吃吗？男人吃女人的白食，还像男人吗？”阿利拿起酒瓶把两杯酒倒满，说：“我与你打赌，你要是能吃到女人的白食，我的天晓得酒楼归你！”“真的？”但有个条件，要吃8次，每晚一次，不能中断，8次中有一次失败，你的酒楼归我！”“好！你说话算数？”“我的话说出口，驷马难追！”

舞厅内，红男绿女，双双对对，轻歌曼舞。阿达没下舞池，坐在一边，喝着饮料，抽着烟，两只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扫射，捕捉目标。舞池里的女人，有胖有瘦，有长有矮，有稚嫩年少，有徐娘半老。她们的舞姿，有好看的，也有难看的，有老练的，也有初学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她们个个都经过精心打扮，涂脂抹粉，描眉画唇，个个都想显示自己的美。阿达犹似雾中看花，无从下手。

突然，轻轻飘来一阵奇异的微风，阿达侧过脸来，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身边刚坐下一位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妙龄少女。她是瓜子脸，丹凤眼，杏桃嘴，小小鼻子有点儿翘，高高胸，细细腰，长长腿，衣着并不华丽，但自然得体，甚是文雅。

阿达起身，彬彬有礼地一鞠躬，做出个邀请的姿势，“请小姐跳个舞！”少女微微一笑，伸手搭住阿达的手，款款步入舞池。一曲舞毕，两人仿佛已成了相交已久的老朋友。

他俩双双迈出舞厅，乘轿车来到天晓得酒楼。阿达与少女下车，亲昵地挽手走进酒楼，拾阶而上，入情人雅座，点高级菜肴，要高级饮料。少女笑逐颜开地启动小嘴儿，文静而端庄，欣喜自己遇上了一个阔佬，这是她有生以来的最大收获。阿达早已想好脱身之计。待等杯盘狼藉时，便起身离座。两人有说有笑，浓情蜜意。阿达见火候已到，假装取烟，“啊呀，烟没有了！对不起，我去买包烟，请你稍坐片刻！”说罢，扬长而去。

“小姐，请结帐！”服务员送上小托盘，少女丹凤眼一瞪，“请稍等，他一会儿就来！”“他是谁呀？”“我的男朋友！”“你上当了，他早已走啦！”“啊！”少女的心猛地一沉，额上冷汗沁出，泪水从丹凤眼里流出。“小姐，你还算幸运，你的人没被他骗去，否则，你跳黄浦江也来不及！”小

姐，付钱吧，花钱买个教训！”

……

咖啡厅里，散发着浓郁的咖啡香。一对女学生老练地吸着咖啡，嘻嘻哈哈，旁若无人地说笑着。阿达来到她俩面前，“两位小姐，这儿有人吗？”“没有，你坐吧！”哇！好帅呀！好气派啊！两个女学生肆无忌惮地盯着阿达。阿达上身穿红条子的T恤衫，下身着笔挺的白色宽松裤，脚蹬香槟式皮鞋。最最引人注目的是，颈上挂着一根特粗的颈链，足足有5两重，手上的手链，也有2两重。右手指一只硕大的方戒，上面有麻将似的“发”字，左手指一枚翡翠戒，更是引人注目的。

他们很快就热乎上了。阿达见已经水到渠成，立即发出邀请。“请两位小姐吃夜宵，可以吗？”两个女学生一听吃宵夜，高兴得手舞足蹈，“好啊！去哪里？”“天晓得酒楼！”

一桌子的色香味形俱全的佳肴，两个学生第一次遇上大款，第一次吃上这么高档的菜。她们的胃口不小，食量很大，吃得只只盆子底朝天。阿达只好再添两只菜。正当两个女学生吃得津津有味时，阿达故伎重演：“两位小姐，请稍等，我去买包烟。”阿达欲离座位，被一个女学生拉住，“烟，我有！”“啪”地甩出一包三五牌香烟。阿达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一时手足无措，只好坐下来抽烟。他想，眼前这两个女学生门槛蛮精，很难对付。他绞尽脑汁却想不出脱身之计，眼看添的两只菜，所剩无几了，怎么办？突然“嘟嘟”，拷机响了。啊，天助我也，菩萨保佑！他立起身，“两位小姐，慢用，我去打个电话就来！”阿达急急忙忙下楼，溜之大吉。

服务员手拿托盘走来，“两位小姐，请结帐！”“等一会，他打电话去了！”“哈哈……”“你笑啥？”“你们上当了，他早就走啦！”“啊，真触霉头，碰着一个高级骗子！”

……

由于阿达的骗术高明，所以次次成功，屡屡得手。阿利在一旁暗暗观察，阿达这小子真有一手，被他连闯七关，要是再闯过最后一关，自己的这家酒楼要拱手让人了。他后悔自己不该吃饱酒乱打这个赌，可是

木已成舟，只得听天由命了。

而此时的阿达在想，乌龟爬门槛，但看此一番！不多会儿，他挽着一个女青年，得意洋洋地走进酒楼。阿达派头攒足，酒菜叫齐。两人边吃边聊，十分投机。为了打赌吃白食，阿达逢场作戏，应付过不少女性，唯有眼前这个女青年使他动心。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那对迷人的酒窝，那张性感的嘴唇，越看越美，越看越爱。她不仅长得风华秀丽，而且给人一种气质高雅的感觉。她谈吐与众不同，很有修养，知识面也广。阿达忽然感到弄不懂，这样非同一般的女性，怎么会轻而易举地跟一个陌生男人走呢？他俩在在路上相遇，是他主动上前搭讪。她似乎在等人，又似乎在闲逛，使人琢磨不透。好在鱼儿上钩了，他暗暗高兴即将闯完最后一关，胜利在望。可是，他实在不愿意去欺骗这个百里挑一、千载难逢的好姑娘。没办法，只有对不起你了！以后有机会加倍偿还！此刻，阿达乘机想早点离开，免得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小姐，我去买一包香烟，你稍等。”先生，香烟我有，你不用去买买了。”“啊！好好……”阿达只得老老实实坐下，慢慢地抽烟。现在，他希望寄托在拷机身上了。他与自己酒楼里的人通好气，到时间马上拷他。然而，拷机就是不响，他有些心神不定。女青年嫣然一笑，“先生，你好像有心事？”“没，没有！”“先生，今夜让你破费了，真对不起。”“哪里，哪里！”

女青年立起身，离开座位。“先生，我想先走一步了！”见女青年要走，阿达可急坏了。心里想，小姐，你千万不能走啊，你一走，我可惨啦！不仅到手的酒楼要飞了，连我自己的酒楼也要泡汤！他赶紧将女青年按在座位上，“小姐，时间还早，我还有非常重要的话要对你说……”“嘟嘟！”啊晴天哪，救星来了！“小姐，我去打个电话，你不要走，千万不要走！”女青年一把拉住他，“先生，你坐下！”她拉开坤包，从里面取出一只手机，“先生，你打吧！”手机送到阿达面前，阿达脸色刷白，这下彻底完了。事到如今，他只得向女青年摊牌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前前后后一讲。女青年颌首微笑，“呵，原来是这样……”

突然，阿利出现在面前，对阿达说：“先生，请结帐！”小托盘伸到阿

达跟前。“呵，今夜是小姐请客，由她付钱！”

“先生，你说这话，我替你脸红，也是坍我们男人的台！看你行头笔挺，浑身是金，大款一个，还要小姐请客？”阿利又把托盘伸前一步。阿达两眼狠狠盯着阿利，心想，你这个家伙，想要我的酒楼，没门，“呵，对不起，我今天没带钱，请小姐先付一下。”阿利把脸一板，“啥，没带钱？敢进我的酒楼！没钱不要紧，把手链脱下来抵押！”“好吧，我付钱！”女青年取钱放在阿利的托盘上。阿利顿时眼冒金星，汗流满面，差点昏倒。

阿达满面春风地挽着女青年迈出酒楼。“小姐，请到我的酒楼去稍坐片刻！”“不，你应该跟我走！”“好呀，到哪里？”

“公安局！”女青年亮出证件，“我们接到不少女青年举报，你有诈骗行为！”“啊，妈呀！”这时，阿达两腿发软，再也迈不开步了……



空房里的绣花鞋

朱福民

郑蕾的爸爸是工厂销售科长，近来业务蒸蒸日上。为了奖励他的工作业绩，厂里增配了 16 平方米的一间石库门亭子间。只是与老屋地处两个区，增配房中看不中用。郑蕾依稀记得只去过一次，在老城厢小南门一带，砖木结构的房子已很陈旧。爸爸说老房子不用装修了，说不定过两年就要市政动迁，仅从老屋搬去几件家俱。有一次郑蕾过 20 岁生日，同学们纷纷前来祝贺，她想邀请他们到增配房搞个生日晚会好好热闹一番，却遭到爸爸的一顿训斥：“男男女女混在一起成何体统？”并且再三叮咛今后不许自说自话到增配房去。瞧着爸爸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郑蕾心里真不是味儿。

暑假的一天晚上，爸爸出差去了，妈妈被隔壁邻居叫去筑方城。或许是出于逆反心理，或许是出于好奇，郑蕾乘车

